

诗美的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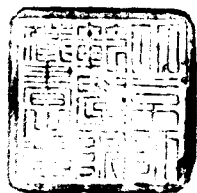
杨匡汉 著



诗美的奥秘

杨 星 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058650

诗美的奥秘

杨匡汉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1/4 字数133,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

书号: 10151·834

定价: 1.30元

内 容 简 介

真正的艺术诗篇，都是自觉的美学花朵。作者在诗歌美学的园地里深入开掘，有所发现，结合诗人诗作，从多种角度探究了诗美的奥秘，诗美的所在，提出了对诗美的见解，评析了一些美的诗篇。

目 录

000069

诗美书简

美在发现·····	3
美在力度·····	7
美在充实·····	13
美在空灵·····	19
美在流动·····	26
美在变形·····	33
美在意象·····	38
美在张力·····	43
美在希望·····	50
美在凝聚·····	45
美在统一·····	59
美在质朴·····	68

诗美思辨

新时期诗探索的审美特征·····	77
诗中自有“我”·····	87
辩证地看待诗的民族形式问题·····	93
在扬弃中吸收·····	104
从“前科学”到诗美学·····	111

诗美评论

让大海歌唱一个故事.....	117
郭小川早年的抒唱.....	122
新美的诗领着我们一同西行.....	144
大漠上阳光和雨雾交映的虹.....	165
云南一朵云.....	170
他们的诗曾经是血液.....	177
罗雷莱在远方歌唱.....	187
后 记.....	195

诗 美 书 简

美 在 发 现

十分怀念西子湖畔那几天朝夕共处、充满诗情的生活。谈时代，谈人生，谈作家的职责，您我都感到美的领域是多么宽阔。对于美学，特别是在作品中追求美，我纯属门外汉，却也神往久矣。于今诵悉大示，只得从命以一个读者的希冀说一点陋见。

罗丹的一句名言是无人不晓的：“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就是性格和表现。”说西湖美，仅以“湖光山色”去形容，毕竟空濛而抽象，因为长城内外几乎都有“湖光山色”之所在。西湖之美，不妨从对比、综合中去发现。你看，同是堤，苏堤上六桥横绝，白堤岸平舒坦荡；同是山，南北“两峰凝黛独嵯峨”，湖中孤山则显巧于碧波；同是塔，已圯的雷峰枯藤纹身，挺立的六和面对风潮；同是寺庙，岳坟肃穆崇高，而灵隐深邃沉静……我们似乎正是从这种风格迥异而又珠联璧合的景物中，获得了接近西子湖本身性格的审美意向。这可以说是发现。然而你还可以有别的发现。例如诗人艾青这次游西湖，他就认为先前没有湖滨那么多绿荫扶疏的梧桐树，西湖给他的印象是冷清的、静静的、哀愁的。现在有了，西湖美了。这也是一种发现。或许是诗人爱把湖滨之路同绿色——生命的象征联系起来

的缘故吧。

我想，体现于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对于美，一是要有所追求有所发现，二是要用自己独特的眼睛去追求和发现。而严肃的作家，总是不满足于一般的而是追求独特的发现。孙犁有篇小说《光荣》，如果只写到以小五的落后去衬托秀梅的勤劳，如果只写到秀梅主动去帮助原生父母料理家务和耕耘田地并被一般人视作为了获得童年伙伴原生的爱情，作品可能是平庸的。作家爱美的眼光并非停留在对生活的概括上，而是向秀梅的心灵突进：“我不是等着她，我是等着胜利。”人物一下子发出了光彩。孙犁发现了农村普通女人身上远比世俗的爱情宽广而高尚得多的东西——事业心。张洁的短篇《含羞草》，让主人公盈盈在寻找伟人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番认识朴素美的心灵搏斗，终于发现真正的伟人正是自己那个仪表风度不雅，运动成绩不卓的丈夫，因为“他接受了生活赋予他的另一种使命——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其他人垒筑着通向冠军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的极限”。而她也“头一次感到比他矮着一截”。她认识到对于他应该用另一种非世俗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这是作家对美的开拓与发现——人的精神美在于竭尽全部能量去完成生活赋予自己平凡而崇高的使命。同样，《牧马人》之所以能在银幕上征服千百万观众，之所以有一个李秀芝的出现而使豪华失色，恐怕也不仅仅在于用形象的画面说明金钱的确无法建造天伦的宫殿这一普遍性的道理，倒是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指出的那个击中目前影坛流弊的、真正意义上的美的价值的发现：行为美和心灵美，足以改变一个人的自然素质。被谢晋等艺术家所发现的外表单薄的李秀芝，她那美的心灵正是在一个半小时的风吹雨打中愈发显出色彩……我

以为，如果我们的作家善于将人们的劳动、斗争、创造同精神的高度文明的追求统一起来，并依此去思考时代，开掘生活，独具慧眼地去发现种种剥落了假象的真实的美，那么，必将大大提高我国当代文学的美学价值。这一点，对于丰富和充实读者的心灵实在是太重要了，也不至于再出现“美学是关于美国的学问”和寄上自己的美人照去报考美学研究生这类笑话了。

您是诗人，从事着发现和表现诗美的崇高而严肃的工作。蜗角之情，雕虫小技，故弄玄虚，为吾辈所不为。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考虑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时代特点怎么联系，并从中有所独到的发现。这方面诗史上的例子很多。以近期而论，赵恺的《第五十七个黎明》无疑是去年最佳作品之一，诗中抒唱的那旋转的婴儿车辆，正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的灵魂——艰辛而乐观，劳累而坚定，写得有思想，揭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民族的精神美。但比较起来，我似乎更喜欢他的另一首诗《镍币》，一个七岁的孩子用自己的积蓄为一个白坐电车的“叔叔”补五分钱的车票。一枚欢乐的镍币和另一枚哭泣的镍币一道前进在时代的车厢里。诗人赞美这时代生活的波澜中跃现的一朵璀璨的浪花：“中华民族那银色的希望，正高擎在孩子的掌心里”，诗人更发现“是我们‘救救孩子’？/是‘孩子救救’我们？/一九八一年也踏上电车，/去追寻鲁迅一九一八年那个呐喊的警句”。这是把非世俗的思绪带进了诗的天国，驱使我们摆脱和净化自身的卑琐、平庸而向上飞跃。诗人对伦理情感的这一发现，不是带给我们一时的激动，而能引起长久的深思。同样，人们看到“不满”二字往往面面相觑，但骆耕野的《不满》通过这一变奏，燃烧着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前进的辩证法光焰。许多读者把舒婷的《致

橡树》看作单纯的爱情诗，但我以为，诗人发现和展示的是一种更宽广的“爱”，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同志之间应有的诚挚的既能共享虹霓更能分担风雷的友情，并把这一追求放在“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上。这无疑包涵着诗人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现象和本质进行的诚实探索。

这些美的探索与发现，都说明诗的核心问题不在形式，而是思想。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作家，都应当是走在生活前列的人。他的职责，就是在科学的世界观的光照下，听从时代和历史的召唤，以敏锐的美的洞察力，从生活潮流中吸取足以成为作品灵魂的先进而深刻的思想。而这里的“思想”，并非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或图解，应是作者关于美的创见。也正是这个道理，作为朋友，作为关心您的读者，我恳望您在勤奋的深入生活和埋头创作的同时，读点哲学，读点美学，读点艺术比较学，将会有助于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中坚持和拓展美的领域，做到不断的有所发现与创新。

上述管窥，均非出尘之语，而属“老生常谈”。若能使您引为同调，幸甚幸甚！万千文艺美学爱好者中多一名莘莘学子，也不算辱没我们之间为共同的事业而切磋的友谊，故而斗胆抛砖，以期引您之玉。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

美 在 力 度

写了一两篇关于诗歌美学的拙文，竟能引起您的兴趣，不免诚惶诚恐！我只是想，从诗与外在方面的关系去考察，乃是构成诗美的前提或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诗须是真、善、美和洽地融合，并终于被形象地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因而其审美因素是丰富而统一、更为内在和深层的，审美的来源、组成、成果及状态作为整体性的美的凝结，不希望人们去作任何片面的分割或随心所欲的强调。真正美的诗篇，不能也不可能是超功利的，但它又是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因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倡导的以“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进行文艺批评的主张，理应引起专事诗歌创作与评赏者们的注意。我们不仅要研究一首诗所表现的思想上的得失，也要考察其在美学上的成败。而后者，则是今日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公正地说，从今天诗人们的创作中，均可窥测其同美的本质、审美态度及审美对象的关联。问题在于，有些作者往往处于一种不自觉或摇摆的状态中。例如，在一段时期，诗的徽号无非是朝日、高山、巨浪、雄鹰、苍松云云，而到了这一段时间，不少作品又以细草幽花、溪流虫鱼等等为美，并究心于色彩、线条、音响的纯形式的效果。殊不知，忽视审美的更深邃的内涵而仅仅突出审美的形态，那么，所谓审美感情的心理结

构将是空的外壳，诗也因不充实而难以显出其应有的份量，美感教育作用的魅力、感染力将无所由来。

据此，我自然想到了诗的力度问题。

鲁迅有段话是众所周知的：“流行的装饰画上，现在已经是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构成派绘画了。有精力弥满的作者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放笔直干’的图画，恐怕难以生存于颓唐、小巧的社会里的。”（《近代木刻选集·二集〈小引〉》）鲁迅讲的是美术，且说的是过去的年代，但他提倡“力”的艺术，于诗歌，于今日之文坛，仍有指导的意义。历史现象常有重复。某类作品在一般意义上该指责的，今天却又是某些作者“刻意求工”的。不信你看，诗之涅槃，可以遗竖琴于私室；橱窗纸花，竟成为新儿女头上的光圈；更有一味寻觅空幻者，奉“Z”字于人生通途，要让读者去“猜一个世纪”！不知道这样的美学境界是属于诗中的形象，还是属于写诗人借了形象的酒杯？这就是我们的诗歌美学为什么不仅应留心描写什么（题材虽非决定一切，但实际上有大小之别与轻重之分），而且更瞩目于如何描写，并从力与美、意境与格调去划分流品。观今日之诗坛，“放笔直干”鲜见，“小花小草”甚多，难道与奋发、宏大的社会共脉搏了么？

美在力度，在于读者一接触到诗，首先便被卷入鼓舞、振奋的思想与感情的力底漩涡。诗对于人们的精神总要有一股冲击力。陶冶、净化人的心灵自然要得，但激不起思想的波澜与感情的潮汐，还称不上是有力的诗。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诗歌。今天，时代强音尽管为某些人所不屑，但我以为，凡是力图跟着时代走，具有责任心的诗人，都应该把它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力度要从时代精神中来。时代精神并非社会意识的同义

语，也不能把它同某一阶级的思想体系简单地等同起来；时代精神指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推动历史行进的社会情绪，它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具有的，而且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进程。“精力弥满”的诗人，就应当善于把握由震荡着社会生活的一切积极因素而汇合产生的、适应着时代要求的新的憧憬和愿望，将其集中起来，并予以有力的、通过个性化途径的独特传达。开国以来，诗歌史上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等等名篇，都可以从力度上作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就近几年的创作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艾青率先向人们奉献了《光的赞歌》。这是一篇宏观的诗体哲学，崇论宏议，雄桀伟美，皆发自诗人心声，气势浩浩荡荡。进入八十年代，流沙河有《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问世，诗不在仅仅满足观听之人的兴感怡悦，而是波起涛飞，独标真襟，将“小我”与“大我”在历史进程中紧密结合，力诉衷肠，春气不衰，令人展卷而血脉开张。今年以来，邵燕祥的《长城》，以历史长子的名义，观东海扬尘，问苍茫大地，将自强之心发为雄声，犹如砮然冰泮，新力一击于我们的灵魂，不禁要和诗人一起歌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可见，今天的诗能否给人们的精神以有力的吸引、影响与感染，首先要看是否适合我们各族人民向着远大目标奋发前进的需要，要看是否站到时代潮流和斗争生活的前头。否则，站在一旁“风花雪月”或躲在后面“凄凄惨惨”，那诗，必然是短视的、苍白的、无力的。

诗之力度，除了题材之宏大、情感之强烈，自然还需有与之相称的线条之活跃、色彩之鲜明和章法之横肆。这里学问甚多，非一篇短简可以说清。目前有些作品，仍有线条过于呆

板、色彩过于简单、章法过于单一之弊。出于客观生活现象之矛盾交错，哲学上讲相反相成之道理，美术上有黑白对比之画技，仅此一隅，不也可以给写诗者一点启迪？案头有四十年代《诗创造》第三期任钧的一首《这儿是个……》，那不是俏皮的讽刺诗，而是严肃的政治诗。诗写黎明前的旧上海：

这儿是个顶光明的地方，
日光灯、霓虹灯把黑夜照得透亮；
这儿是个顶黑暗的地方，
许多人永远看不见太阳！

这儿是个顶喧闹的地方，
挤满了五百万以上的市民；
这儿是个顶枯寂的地方，
你难得听到真正人的声音！

这是诗人希冀煽起更多的人去理解当时的上海的一种号召，对于当局欺蒙者的一种揭露。与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相适应，在艺术表现上感知重于想象，以情理不和谐为特征，采取强烈对照（亦即含意相反的并置法）的处理方式，增强了力度。这是艺术辩证法的运用。由此而使我想到，类似这种体现辩证法的艺术思维与艺术表达，值得从古今中外成功的诗歌作品中很好发掘与总结，以作为推动“力”的艺术的继承与借鉴。

那么，诗的力度，是否仅指上述的题材、情感、色彩、章法？恐怕还不止于此。三十年代初，梁宗岱先生在一封致画家刘海粟的信中曾谈到艺术之力，“在于一种内在的自由与选择，以达到表现之均衡与集中”。我认为，其中“内在”二字

很值得思虑。在诗的力度上，以至在新诗美学中，关于“内在”的理论迄今研究不力。诗是抒情性很强的艺术。如同人类创造了日趋繁富的外在物质文明的世界一样，人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也在历史中不断前进与创造，特别是经过多次革命的开掘而愈见发展与丰富。诗作为我们正在进一步建设的内在的高度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心灵世界的物态化的一种对应品，也将随着人们内在文明的成长而成长。在诗歌创作中，激情与想象占有突出地位。如果说，感觉和意象是诗人审美的出发点，理解是诗人审美的认识性因素，那么其载体和展现形式则是激情与想象，且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它们的广阔性使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刻与复杂。我们常说主客溶化、物我同一，就是指来自生活的激情使想象插上翅膀，趋向理解，化作感知，构成特定的审美状态，并进而组织在一定的形式中。艾青说：“一首诗是一个心灵活的雕塑。”可以理解为，一首诗是诗人的心灵、才智所建立的精神铜像。这座铜像自然有其外在的结构，但主要是内在的构思——那是诗人的思想、气质、智慧的结晶。诗的产生，往往是来自外界的空间（客观现实）转化为诗人内在的时间（向生活深处把握的诗情、诗思），又以第二层空间——诗的空间（思想、感情、节奏的结构设计）来表现。因此，诗人的境界与构思，独特的与客观现实相适应、相对应的审美情感和想象的结构，这种内在的东西，是形成诗的关键因素。

从这些道理出发，诗之力度应是内发的而不是外加的——诸如以为唯有汹涌的巨浪、高滔的韵律、拉破的嗓子等等才是力的化身，那实在是一种误解。而把内发仅仅视作内在的旋律、节奏，似乎也近于皮相而说明不了问题的全部及其实质。